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

綫裝書局

表

天甲節智表

化國之目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富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中賀恭惟

任繼愈署簽



受命溥將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六十二冊

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時表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六十二冊

任繼愈署簽



綫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六十二冊目錄

羅鄂州小集(續)	羅願		一
綱山集	清初鈔本 林亦之		五九
東萊呂太史文集	宋刻元明遞修本 呂祖謙		一一九
麗澤論說集錄			五〇〇
雙峰先生存稿	明崇禎刻本 舒邦佐		七〇三

羅鄂州小集卷之三

序

蜀雅翼後序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萬物草生共聞民生如探枝廣取為群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禁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樵乃蒸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丰嘉俾相君臣聖智以爲蓄猛虺服循異物著之鼎列森與神遊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愚既去其利卑陳智者用其

羅鄂州小集

卷三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閱非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萬數之文畫與因之是生典墳禮現象作服賢元主之物以明卑尊歆竹聽鳳爲樂奉祭魯論貴多識訊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非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振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歎輻成詩道廣據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爲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寄懷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遠至於語音亦不相洽鄭人命元鼠假於瑤瑤六書之相似辨則爲贗物亦固有誰識不可況視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復數渾孰能

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匪魚苦爲荃

六駿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爲資畧其訓詁山川星辰妍究動植不爲因循現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阜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窮薪農圃以爲師釣戈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則翰其源如海其負如山其珍物小義炳而寬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日擘而存指毛命數見未始根可用閱覽實悅性情玩化無窮以現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道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典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時乃知其精雅道淺顯功

羅鄂州小集

卷三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六宏父

古今長昔錄序

始願知時暮從諸兄退自學亮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飛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畧爲解其指意端賴習誦使汝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難難或如己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歛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

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視之則
擇去而不辭如之以衆人所惡事之略味者則不慈然
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
之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
輯之間過而見讓則忘言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是
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戒就人者要非衆推之所
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
初三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
絳侯家陽侯張敖如之爲人以止番夫之遷東陽以太
子博免還可爲博皆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
其爲沾、自喜而用建陵侯館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

羅鄂州小集

卷三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相與勉爲渾厚而文帝資元長者以此唱之一時朝廷
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數十年間人、自重
恥言人過禮讓與而刑罰省就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
之國耶故因先世所訓者爲資蓋據取前世所爲若此
者提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如此
非有意於聞也將其衷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
以其自少思而容之幸而其事遠著則爲人所欽歎不
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
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惠而不辭者毀譽久而
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類
號然其本心非有傲於此而爲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

不得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
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願其勢有不能尔夫
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戀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
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
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
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章德昂之官於潛常所性秉者相與送以詩頌輯而讀
之曰美哉大車子早以文範操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
吾州號多士車二百貢一人車子比再貢連爲第一礼
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畿縣去家財百里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間一歲奉其父母注官焉其名譽美施於人其祿廉速
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詩已雖然願時有以爲
贈天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
溫裕粹美者於進宜士之求速化者固以此相尚類謙
然自約教而爲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
之甚可憫也子其戒之子之職以消去就籍爲稱異時
居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貪暴吏時復按其籍
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子其勉之且子
獨無以處我乎

張仲思字序

頌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言其友

張生與之歲久而不厭生名令字仲權以指為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頤字之曰仲思且為之吉曰天下之理無有懸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為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步之外意夫勞且速也則以人之心喻馬意合十六號截然如引繩而無越跡於其密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取病者長短斜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倏然以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奪而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時於理之中有可以懸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利其始也誠其漸也必審

羅鄂州小集

卷三

五

宋集珍
本義刊

終則思如人之所欲為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為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蓋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慮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乘夜積而不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高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靜者也巧使者也能使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沈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之覺也不然則昭昭者用之得其道使將自詭巧文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

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散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欲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願將窮此而未能伸思勉之

記

程儀同廟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賢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孥臨陳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辱其戚則仲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六

宋集珍
本義刊

性隨宦留止不能復運使其子孫為鄉人於四方數世之浸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聖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用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至猶及焉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同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必應比近所報常有八十餘社於是更有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

壇降及後世肖象以棲神設以安衆非棟宇無以拒
旁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
皆廟事祠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
而廢之康於時焉稱乃以某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
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
祀過則捨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思之及我
者耳與日不接矣不接則宜憚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
壇焉不足防於此乎三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
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求因循所善
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子卿一有可稱後而不忘有用其力勤

羅鄂州小集

卷三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於樹上鍾銘魏氏以送大享有享其黨而薄其窮庶齊
相率社彼乘公赴儀同義烈而出節捍父邦功書席
室於辨高廟龍安日客冠劍俯傍儼如在宮其在子卿
壇遺是飭羔豚毋薄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時後
游祀典進是血食載祀六百物有齊與慨思昔賢廟食
是於古今異時器非至堂虛設壇楹掃易陵隨時移
物亦神所馮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父益嚴
以其聲被黃宇之下姓升于堂樂坐于廡以齊以宿以
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
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污登隆不如鄉之人乎其
始終始吾莫尔終則未已銘詩于石惟廟之始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祀有降於三代之時
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
矣蓋自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
士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史
墨之說其札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祖豆而無杯器又
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更可以不
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
事無精婉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
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封而事之天子以建
諸侯而諸侯以有共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有年土粒穀之能助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而陽
寒煥之事無不得其所故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
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焉人下之道則從而訓
民以爲事居之法用其水旱有交置之說而諸侯之不
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爲取民之法一歲之
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
用幣探定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而而
行師大則崇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此如
家人父子之出入告及面而後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為希潤
之典而行之也重氏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
達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

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稍掩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礼此所以為不惑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爲此初非穀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藏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貌鳴而行事未明而極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故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况所謂出火之早晚與夫歲五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採之爰則

羅鄂州小集

卷三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其說既右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違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畧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礼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牧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礼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尔長樂陳君暉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脩築守護月檢祭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牆七百尺而外開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戊既戌而祭請記於頌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脩飾不如儀者此文

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貳彼其心私以為迂遠於事情况欲推古証以今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用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脩學校治溝渠又初大戶出田為義後類有意於民者固為推攷古者社稷之証以今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陶令祠堂記

潤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曾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礼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己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遜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抑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憊歎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倘直以此指表見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為此委曲者自容心未遠耳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礼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闕焉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反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呼號枉袒使是歎世傾身障

荒猶爲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賴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逸然難嗣而言論所長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任不曰行志聊資三運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遠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流習嘗有詩云裁費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魯中更強進使其淳嗚呼自南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濁卦散繁周孔化訓使然孰知魯吏爲此將以淳之耶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成已審矣在曠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適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綏倦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迄莫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求邑雖指公田爲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種之時而傳適有種秫之教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由也此爲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象設又益弊願兄端翔爲縣始新之而命願爲記兄爲人無執事其任選常委分爲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爲奉議郎名頴字端翔云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焉其始自城外隴水爲梁分流以入守戴之舍當以爲池非專爲觀游也池既足於水異時通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

者爲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畧相蔽虧望之鬱然島壑成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高之名歲益久或負其石以去亭亦稍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鄒陽胡君惜其虧於已成爲之起廢頽時從亭即以事來相從於其上而樂之君謂我盡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勃海中昔之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輒引去故嘗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四臨大壑終古靈時而爲長性自好者之所宅其荒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橫浦關諸侯之起尉他移據絕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嘉誅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即閣下之地是也其地於今當度嶺之北三十里遠接船將軍伐趙六下橫浦宋興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爲守遺世承平不見火盜之警更得以間日寓其勝槩故於秦漢故塞之地而有燕齊海上恢詭之觀其軒牖淒淒宿雲之所出綽管字輝煥倒景之所浮動徙越漸卑之水登降步促之上非有風濤險遠隔池之助而氣象清奧塵土不雜米若乘飛車超弱水端靈輦而嬉也蓋吏之患常患於失真而仙之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爲通守者於其境內無所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今有休沐上之所賜也時亦有疑於池島之間而託興於蠶蠶之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從容紳笏而頽興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妙

然其相求於海瀕之寂冥者然後為快哉君於事無不
恒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聽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為高
明稱其為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於此、其少時從
鮑山程公游詰吏事喜為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役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
於力今欲縣南所謂城陽院者地亦有之先是治興中
里人余聰買其書牋四大部真院中藏蓋久主僧宗仁
謀所以藏之省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
誠徒之錢各五十萬又列景積凡為緣以三萬計一年
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六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隨具斯亦唯矣夫三天竺蓋聯綴木葉石行而記之以
為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而貯而尊閣之者皆
華人之為也然而未有輪也傳氏鐫銅以高式其植若
著橫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馬飲之以指則轉而不窮
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八軌上象鈞天帝居下
為昆侖海水微百物以歸統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為
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槌然芬烟既作有聲軒然
起於地中則有軋、者聲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
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轉揮霍而莫知所為如
五山之宮殷發崇無所着而隨物搖徙如克庭之輶札
畢而出峯鳴鼓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為鳳為鸞為天

人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蓋為銅鐸為金為碧為伏為
日為草木華實散於五人四十而之中更見迭出而不
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視之震聒心目而不知其外曠
宇天為地下八方莫位自若也彼相進以役者一至於
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
情悅於巨麗得佐其託以符應于多方其書五車詰周
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卒
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欣然讀之二月施盡皆以
言博而後臣傳之至今、是書逾五千卷藏之者又如
此獨不為儒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從暗樂事功功
而智海无壘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

羅鄂州小集

卷三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斯人而與之為其難者故淳熙二年四月十五州人羅
頤記并書

羅鄂州小集卷之四

行錄

劉豐國行錄

故豐國劉君諱濬字全用其先自廬陵遷袁之新喻開
寶中式隨李氏歸京師磨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
贈太保生立德秘書監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數官太
中大夫歷守淮陽池睦溫始居揚州生武賢為承議郎
知府昭縣生君子濬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溫雅時
昭府君使主客、皆脫君弟濬不娶建炎南渡與母兄
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隨
安兒并兒隨我安兒者君小字并兒濬也自此與濬扶

羅鄂州小集

卷四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持持使昇洪吉慶間者九年賊見者感其誠不加害或
指避兵之方從父並大官通類復有遺澤其子符選於
族曰君孝友以興之補將仕郎辟維幹辦廣南監司事
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振恤之至是
得祿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發作官事有未克者
念之不置其為建州豐國監也嘗為戶官時庫中獨有
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衛掛官幕下得米起馳
取君所請視之然然慙已而賦群卒皆無一言君和易
曠深望表知裏有語輒盡不記人過已則甘從達旦所
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廢勸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
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成散亡乃請江

南徐就錢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楷為作墨莊字在建安

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素為之記君初娶長但趙氏承議
郎忠起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女兩男子靖之
靖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越夫人元賢而有文夫婦手
寫注子以課兒女君既死愛文儒在豫章友儀其郭景
仁居臨江善揚惡君雖貧少供饋而二君敬其子靖之
不僕者以與君友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轉以教其弟潛
之而景仁愈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為文人及靖之甫冠
君使幹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趣
靖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必當得官靖之聞君、曰
我以門戶科之年已而果然君閑居不治田業當官所

羅鄂州小集

卷四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得祿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沈沈沒無嗣今唯兄祈諸孫
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戶及其人良者
濟北晁子倚迪功郎東平黃明從戎忠郎開封張謨其
婿也君生元符五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甲寅秩當兩監潭州南嶽廟以監當陞承直郎用致仕
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今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
儒學為門戶其勸有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
之行然艰难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統、述誦
先世之意以詔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力及君沒後
靖之教授贛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興於行業不幸早世
靖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諄不倦嘗入為太常

主簿今佐鄂州所植三當不誤於世君所託既如此矣
請之字子初清之字子澄皆與予苦新安羅願曰不誣
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說死悅生以承實
其言願將學焉述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代陳阜作

阜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吏人陳氏是為判三司唐勣贈
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武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
莊之名五子皆有行業俱賜第為卿監郎官鄉里稱為
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為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
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號世姻君諱甫字子信唐勣

羅鄂州小集

卷四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心五世孫曾祖大中大夫教祖承議郎武賢父所字文
因隱居不耀娶會稽人顧長官復經女生咸及君咸未冠
而卒及文因沒君獨躬艱勤以養母自太中以來居揚
州文樓巷文因當建炎間避地居豫章之新吳叔父監
豐國監承議郎除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居不
能遂就道四年豐國之子請之清之始歸君廬陵君安
張氏生一女世乃以其女丑季通阜之子崇儼而君
晚亦得男子曰理季順季請之為賴州教授以卒及
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娛侍者甚至君寡過易之
幼讀論孟毛氏詩顏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棄嬰
歸疾方君病時崇儼夫婦及君之婦子徐文建皆在旁

君曰若等僕我復何德願言曰叔父諱塗無後其以
順季為孫而今吾獨兄子之告子願書于指其可淳熙
十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寅歸
廬陵隸隸儒行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蔡曰君中年
羸弱族散而復合身老而更始者以逆弟競其故也既
得兩男子即以其一渡季父以及其兄益廣其宗善夫
宜人趙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汝祖
之婦也願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于是以所紀婦夫人
之狀與全州之書以東屬願銘始楚王元佐以太宗子
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顯贈安化軍節度使武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當庚生不遂贈右奉直大夫生善良歷朝請大夫知無
為軍贈太中大夫一人同產七人已為長母令人孫氏
沒時年尚幼啼泣不絕聲聞者為隕涕祖母太恭人尹
氏嘗有疾晨夕扶侍在床尹恭人憐其幼勉令自送飲
客曰兒恨不以月代願何心捨去管為臨汝大族夫人
承上拊下得其體念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節
已孝嫁夫之二妹及兄亦嫁各以時全州壯歲寧泰寧
或屬戚戚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未嘗假詞色
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訖曉曉文義始太中之
喪聞訃屢絕至是有年矣臨終猶以不見墳墓為言其
仁慈才智如此墳封至宜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

丁丑終于家十二月壬寅葬于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峯
之原子男三人長迪由郎澧州司理參軍港也次時仕
郎洪次洪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婿忠訓郎趙彥遠將仕
郎呂浩進士將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儒銘
曰
夫人世資系自太史姊弟有聞惟慶之貽既勤其夫又
淑其子家則昭矣管六世祀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
縣君表其義曰烈女初州縣致其且賜其家酒帛謹按

羅鄂州小集

卷四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
過其家欲通之趨以白且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
從汝耶師乞割其咽喉夫即死猶持師乞以告事聞有是
命凌百餘年頭來鄂州訪明故所表烈女處中更無火
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龍山州人之葬者多在
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与通判劉君謀
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
其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娶然有倫
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
狄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請於耳目不
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休順則侵辱於非礼如夜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行之紀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譽
如當盡狂之族株耕而端水火礼不能止法不能禁禍
多唱於陽而厥於陰以夫自妾偶亂倫滅類者亦何可
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
辱其親自可免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
夫投自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
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為操如霜雪信如寒
暑之不遷聖如金石之不改故以匹婦之微而處於封
君之貴生有化之浸而挺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
揭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與其藏有表精神凜
人益可敬而使一時狂子固已戲之有司淫昏之魄
泯漢不重更考其初則生相逐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
升於天成身如墮於淵於則榮於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
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
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心定矣以故雖遇倉卒
之際而不亂夫鄂州通達之州江夏會烏周之興也此方
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蓋女雖閑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親欲之念男雖感悅
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
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之辱又出於詩風江漢
之風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台南正信之碩

是可數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令無以
示民源惟國家每三歲常語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
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
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礼自終況為男子何
忍觸情逞欲自棄於不義而其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
彼當事之愛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情結未失自於苟
賤之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尔淳熙十一年二月甲
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頤端良文奉議郎權
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

贛州通判歲

羅鄂州小集

卷四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大度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通心罰不可屢與
粟不可安教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執親
仇所由生吏無遠謨匪為民則恤而為盜乃圖扶持不
力去佐之專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宇以清猷而副以漁
溪同心于民、是以懷丞臣揖翰敢告司階

文

愛蓮堂上梁文

見即儒古今相接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為
可敬况典刑之雖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專游
現漁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与洛中
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猷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

有志後人之所致通判奉議相望百載健守一官春木
之芟則已不忘於少甘棠所說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
筆乃今昌歌出行濯紫雲兮含水土之和歟暮間晨浩
然得風露之正即官池而創植營使坐以遠臨豈無他
人慨獨晞於性轍淺有作者將漢感於斯堂方揭脩梁
可無善禱

拋梁東三月融和度、道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
疊青銅

拋梁西者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兼愛水先生到處
即漁溪

拋梁南仰止遺蹤畧有三度嶺曲江徽較遠請君來此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對紅酣

拋梁北郡圃相通如帶五迴想南臺步條來幾年同事

初相識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昨聞好雨到高簷新乞小荷

聲一樣

拋梁下勝日對花揮玉尊約束紅裙莫遠來此中但可

謀風雅

伏願上梁之淺萬家寶續十邑鳴弦農畝豐登哥樂大

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叶而山川屏沴化

行而庠序多賢

蔡知府文

嗚呼願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晚是憂龍飛之
年五千俊游我獨達公乃去去留待示舍入品類則優
遂聞唐聰世科以嗣亦既見知優得我州遇我益親曠
絕輩侍文章我持燕我識省垣我陪樂而不流我當
作縣言卷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籍會公解綬將入告
歡言之諸公祠職是備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
山寺追遊或傳公沒涕泗沾來後番士音如病得瘳追
惟我公遠徙前脩歷官四十無宅與時九男森然不暇
為謀諸甥要子嫁遂則周振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虎
符民瘼以求爾縣之奏淵感駭疏屬車星陳臨闕雲浮
生卒不歷已為長休我聞公喪方假促油誠書塞嶺遠

羅鄂州小集

卷四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吊長洲續莫不時公無我郵感念懷昔事隔明幽公愛
我文我心正悲浩蕩失次以為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
不

祭張黃錫文

頃者州里俊達缺微士保野闢不相言語適子之出溢
于文詞用礼春秋再先賔貢自茲芳異能與者多抱其
藝能更取科第子居最早未著青衫頤欲出奇命輒不
偶平生說論思射楓廈云何四十自飽昭代夜靜吟吟
月明思清豈伊羽人子子微逐逐惟平日負才寡與於
頤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低先以
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暮急得鍾信清流滿頤是夕夢

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濶將子實來
豈吾神誠有為交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
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二世延陵未及徐君先沒心雖
相許時不待人解劍掛樹古人所吃臨風浩歎送此一
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耒仁文

嗚呼耒仁故父之客我曹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守其
其事父母不顧節口皆尊在前安佚在後先君雖之以
為祿首晚寓醫肆淫不塵垢苦言強人或棄以走其清
宜貪其恬宜壽貪而有微壽切不苟存之要原其不
朽我歸自虔旬刑易父今兩無人客位唯帶誰如此每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世不多有狂言寄哀公六聞否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安往
而不親公早歲而駿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廷與諫省
久聲名之在人我晚進而跡公蓋將齒之不論當龍飛
而對策公實奏乎嚴宸辱寅緣其有在眇會合以無因
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執望貢川之狹邈知阻嶺
而帶閭謂師帥其孰宜公適降乎明倫奄十縣與三州
懷先聲之所震我雖昧乎平生公已察其愧恂貢長賤
而寫臆乃敷展而時中過國都而季承範傳玩乎四隣
恨蒼蒼之未工退自出其瑰琬曰子服之三折求子助

而禮身遠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懷而必盡
願無見而不申朝發議於黃堂登氏廢而詞夕然析
手相求繫繫文而離陳問素孩之減類惠信棄之傷民
酌惠樹以漸行摩連眠之可均難撫姦之似察抑為吏
之終備登臂孤而有慨念營膳之及晨參臨子而不忍
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
之置守立副戴以同寅而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泰
公天資之峻峙氣高世而益振晚託契於我曹悲此意
之殊幸健別佩於守符原人事之屈伸方昕朝而入對
忽大夜以長寔願官滿而求歸厭江湖之連淹換秋杪
以連都俄旅食其絳卷悲贈予之不時起攬涕而需巾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假健步以致哀悵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榻記始別
如隔晨死生異兮長詩精爽在兮不泯

祭日古文

青島司開土牛成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
康可期預報一年之喜俾穰穰微動敬為千里之和相帝
之功繫民是賴

祭都統文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双果有冠
手群英既詩書之敦閱亦韜畧之縱橫待望實之吳宇
信謀帥之不輕始州麾而小試旋使節以魚程進入麾
於殿若也羽衛其肅清出爰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威

蔡奇履與福艾宜勇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將星殞
方霄驚慘三軍之失色恨萬馬之無戶願被命於此州
實依倚於竹管念軍民之一脉每言話以通誠時樽俎
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恨數晨之永隔感在昔之餘情
躬菲莫以訴哀淚浪其沾濡味凌烟之未盡慨要遯
予平生

題跋

書利子和行狀後

始碩佐贛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幾造吾之屏者聞
揖州事無至吾之庭者碩素聞教授劉君靖之賢意
有以功率之聞之而信君孝友莊請學有本原既使諸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生知有漁溪為之祠矣乃日為發明義理之學俾沉湮
乎聖哲之微言而踐履乎士君子之實地賴之士資稟
勁厲又無先入浮偽之說於其中得為科第之習聞居
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碩學之士尤
欽羨者十餘人會君第清之在母兄側諸生日承師訓
而聞逆君之弟優游厭詠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
賈於旁郡及出篋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今傳寫師弟子
相見札不倍君假以數月俸為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
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約以咏事後三日旅見更以其罰
懲出者諸生之敬贊見於大夫者與求於有司者必先
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為言月朔始盡陳諸

生之業於堂曰使字或有意者可按而攻也君知要而勤小物以故能今在學者卑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衆者士聞皆恥之頌到官兩月君改發當去聞為頌道所施次第與始為之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議論證據必曰劉先生之言如是健自今有特主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為官即能美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士之所以異乎氏也頌既哭君之喪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沒政書君之狀後以相傳且益勸賴之士子使勿忘淳熙五年六月戊辰新安羅頌書

書乞就篇後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右乞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顏師古為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臧胡以下六十三字總三十一章而已周朝太宗皇帝嘗觀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乞就篇末說長安中涓渭街樹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酈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人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篆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評畧不同魯戶部郎中提六道賦天水趙公款是正傳

廣之乃用礼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顏本按鄂州通守臨江劉子登本兼考諸本丘文園吳及附黃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顏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汪為大字用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固執以濟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泰不然崇其道本而忘其藝末丞相李斯考雖頌作蒼頡愛歷傳學篇然天下方學學法全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書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吳文編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猶

羅鄂州小集

卷四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閒書禁魚崇字學史氏上書顏勅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鈔少故策所書多者條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為觀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動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篆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據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為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而面勢若名忠